

語言學·漢語類CSSCI來源集刊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

漢語史
研究集刊

HAN YU SHI YAN JIU JI KAN

第十六輯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

漢語史研究集刊

第十六輯

四川出版集團·巴蜀書社
中國·成都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漢語史研究集刊. 第十六輯/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,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. —成都: 巴蜀書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531-0372-3

I. ①漢… II. ①四… ②四… III. ①漢語史—研究—叢刊
IV. ①H1-0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3) 第 280123 號

策劃組稿: 楊宗義
責任編輯: 譚曉紅 楊宗義
封面設計: 楊 丁

漢語史研究集刊(第十六輯)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_編

四川出版集團·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政編碼 610031)

總編室電話 (028) 86259397

發行科電話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
網址 www.bsbook.com

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

成品尺寸 203mm×140mm

印張 17.5 字數 450 千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31-0372-3

定價: 45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

主 編 俞理明

副主編 雷漢卿(常務)

學術委員會

丁邦新(香港科技大學)

高田時雄(日本京都大學)

何莫邪(Christoph Harbsmeier,
挪威奧斯陸大學)

江藍生(中國社會科學院)

蔣紹愚(北京大學)

柯蔚南(W. South Coblin, 美國
依荷華大學)

魯國堯(南京大學)

梅維恒(Victor H. Mair, 美國賓夕
法尼亞大學)

梅祖麟(美國康乃爾大學)

裘錫圭(復旦大學)

王邦維(北京大學)

王 寧(北京師範大學)

項 楚(四川大學)

向 熹(四川大學)

辛島靜志(日本創價大學)

徐文堪(漢語大詞典出版社)

薛鳳生(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)

衣川賢次(日本花園大學)

游汝杰(復旦大學)

張永言(四川大學)

趙振鐸(四川大學)

佐藤晴彦(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)

編輯委員會

曹廣順(中國社會科學院)

董志翹(南京師範大學)

馮勝利(美國堪薩斯大學)

管錫華(四川師範大學)

何寶璋(美國聖十字學院)

洪 波(首都師範大學)

蔣冀騁(湖南師範大學)

蔣宗福(四川大學)

雷漢卿(四川大學)

李文澤(四川大學)

劉 利(北京師範大學)

譚 偉(四川大學)

汪維輝(浙江大學)

伍宗文(四川大學)

楊 琳(南開大學)

楊宗義(巴蜀書社)

俞理明(四川大學)

張顯成(西南大學)

張涌泉(浙江大學)

朱慶之(北京大學)

本期執行編委 蔣宗福 雷漢卿 李文澤 俞理明

本期編務主持 王彤偉

目 錄

《詩經》語言研究古今談	向 熹(1)
從聯縣詞看莊組的上古擬音	孫玉文(30)
論梵語音節劃分的規則	
——梵漢對音研究的基礎之一	趙淑華(41)
詞匯描寫的思路和方法	俞理明(68)
日本無著道忠禪學研究著作整理與研究芻議	雷漢卿(82)
“虛實”訓釋商榷	李 申(92)
商務本《祖堂集校注》商補	詹緒左(99)
語言現象的擴張與遏制	
——以中古漢語“見 AV”式被動句為例	程亞恒(149)
極性程度副詞“洞”與“淫”的形成及其他	雷冬平(159)
醫籍文獻中“菖蒲”的語義結構異名理據辨析	涂海強(177)
語氣副詞“難說”的形成及其方言分佈	王秀玲(193)
中古“VP(A)+甚(極、非常)”的句法語義關係及“甚(極、非常)” 的詞性再辨	吳茂剛(203)
再論“NP+之+VP”結構中“之”的功能	
——以《孟子》為考察基點	楊 丹 劉 利(219)
《祖堂集》方位詞“前”的語法特徵	周北南(237)
“偈僮”、“沒偈僮”考辨	蔣宗福(249)
“重言”別義解	陳源源 姚永銘(256)

《成都通覽》方言詞語割記	鄧邦雲(266)
《篆隸萬象名義》呂校訛誤舉例	郭 萍(278)
敦煌詩歌與《漢語大詞典》編纂	洪 帥(286)
利用帛書《老子》校正通行本《老子》四則	劉玉環(304)
《醫心方》所引《產經》校釋八則	梁 超 王曉明(315)
禪錄詞語釋義割記	李 旭(329)
量詞“點”源流淺探	王彤偉(340)
對《論辭書編纂中採用偽典小說的問題》一文的商榷	謝曉暉 曾昭聰(349)
“餌”之語源義考證	忻麗麗(357)
“吃嘹”補釋	張文冠(366)
釋“池”	鍾如雄 胡 娟(373)
《西遊記》宗教用語辨釋	張曉英 譚文旗 吳 敏(382)
再說“叵羅”	樊瑩瑩(392)
釋《三朝北盟會編》中的“物色”	羅 舒(395)
“恪”字 què 音考釋	陳 寧(401)
知莊章三組聲母在《通鑑釋文》中的發展	鄧 强(411)
《敦煌本〈俗務要名林〉音注聲母再探討》誤例辨析.....	高天霞(422)
從承繼到實踐 ——梵漢對音研究的開展與成果	李柏翰(439)
《明清俗語辭書集成》因聲求義例說	李登橋(495)
從《釋名》看中古真諄韻形成時代	宋華强(508)
《資治通鑑》胡注地名的語音研究價值	周 勤(521)
評李圃“字素”理論	曾小鵬 武曉麗(536)
“羽昱翌翼異”字際關係辨析	張金霞(547)

《詩經》語言研究古今談^{*}

向 熹

內容摘要：《詩經》語言研究是《詩經》研究的基礎。古今研究《詩經》的專書汗牛充棟，大都離不開《詩經》語言的理解和詮釋。本文對兩千年來特別是20世紀《詩經》詞彙語義、《詩經》語音、《詩經》文字、《詩經》語法的研究，作了一番簡要的回顧和梳理，並檢討了自己研究《詩經》語言的情況，提出了一些想法。

關鍵詞：《詩經》詞匯語義 語音 文字 語法

《詩經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，是中國詩歌之祖，中華古老文化的重要標誌之一。它成功地運用賦、比、興等藝術手法，和諧美妙的音律節奏，從紛繁現實中概括藝術形象，反映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表達詩人的複雜心聲，給後世留下一分珍貴的文化遺產，為歷代學者所景仰。

語言是交際的工具，也是文化的載體。《詩經》語言研究是《詩經》的基礎研究。古今名殊，方俗語異；《齊》、《魯》、《韓》、《毛》，師傳不一；詩多比興，句重意合，詞有多義，字雜通假。每一篇詩旨固然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語言文字方面的歧解更多，古今研究《詩經》的著作大都離不開《詩經》語言的理解與詮釋。

* 這是2011年11月廈門第二屆海峽兩岸國學論壇（《詩經》研究）上宣讀的論文。

一 《詩經》詞彙語義研究

兩千年來，無數前輩學者殫精竭慮，這方面的著作很多，新見疊出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

“治經先考字義，次通文理。”（戴震《答某書》）《詩經》的傳箋注疏，先秦即已開始。《後漢書·徐防傳》稱：“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定自孔子；發明章句，始於子夏。其後諸家分析，各有異說。”（卷七四）“發明章句”，自然離不開詞語訓釋。《國語·周語下》晉叔向引《周頌·昊天有成命》“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。於緝熙，亶厥心，肆其盡之”並解釋云：“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，翼（敬）其上也。二后受之，讓於德也。成王不敢康，敬百姓也。夙夜，恭也。基，始也。命，信也。宥，寬也。密，寧也。緝，明也。熙，廣也。亶，厚也。肆，固也。靖，穌也。”解釋了句意，也解釋了詞義。《爾雅》是我國最早的名物義類詞典，書成於漢初，許多內容是對《詩經》詞語的訓釋，可能源自先秦。如《釋詁》：“謔、浪、笑、敖，戲謔也。”“謔浪笑敖”見《邶風·終風》。《釋訓》：“既微且癪，飢瘍爲微，腫足爲癪。”“既微且癪”見《小雅·巧言》。《釋天》：“振旅闐闐，出爲治兵，尚威武也；入爲振旅，反尊卑也。”“振旅闐闐”見《小雅·采芑》。

《毛傳》是我國第一部注釋《詩經》的書，共做注釋4800餘條，正確地解釋了大量詞字的本義、古義和通假義。如《豳風·七月》“九月叔苴”《傳》：“叔，拾也。”“塞向墜戶”《傳》：“向，北出牖也。”（本義）《小雅·北山》“我從事獨賢”《傳》：“賢，勞也。”《周頌·酌》“遵養時晦”《傳》：“養，取也。”（古義）《衛風·芄蘭》：“能不我甲”《傳》“甲，狎也。”《小雅·小宛》“題彼脊令”《傳》：“題，視也。”（通假義）《毛傳》還注釋句意、

章旨和表現手法“興”，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注釋方法，具有很高的權威性。清代學者評價它：“文簡而義贍，語正而道精，洵乎爲小學之津梁，群書之鈐鍵。”（陳奐《詩毛氏傳疏序》）但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絕對正確。《毛傳》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。東漢鄭玄作《毛詩箋》，宗毛爲主，但鄭氏學極賅博，兼通今古文，箋《詩》依“三家”而不同《毛傳》者不少。《鄘風·相鼠》三章：“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？”《毛傳》：“止，所止息也。”釋“止”爲居住休息之處。《鄭箋》：“止，容止。《孝經》曰：容止可觀。”釋“止”爲合理的儀容舉止，顯然更合詩意。《大雅·生民》一章：“履帝武敏，歆”《毛傳》：“帝，高辛氏之帝也。從於帝而見于天，將事齊敏也。”以爲“帝”指帝嚳。《鄭箋》：“帝，上帝也。郊禘之時，時則有大神之迹，姜嫄履之，足不能滿，履其拇指之處，心體歆歆然，如有人道感己者也，於是遂有身。”按“帝”字見於《詩經》41處，其餘40處均指上帝。《白虎通·姓名》：“周姓姬氏，祖以履大人迹生也。”這是古代傳說。無夫生子，反映遠古母系氏族社會的婚姻特點。聞一多《姜嫄履大人迹考》：“所謂帝，實即代表上帝之神尸。神舞於前，姜嫄尾隨其後，踐神尸之迹而舞，其事可樂，故曰‘履帝武敏歆’，猶言與尸伴舞而心甚喜悅也。舞畢而相携止息於幽閒之處，因而有孕也……以意逆之，當是實情，祇是耕時與人野合而有身。後人諱言野合，則曰履人之迹，更欲神異其事，乃曰履帝迹耳。”聞氏的分析證明，《鄭箋》實際上反映了遠古婚姻狀況的歷史真實，不從《毛傳》是正確的。

唐孔穎達撰《毛詩正義》，繼承發展了六朝學者研究成果，樹立了在《詩經》研究史上一大里程碑。原則上疏不破注，實際上許多解釋不同《傳》《箋》。如《小雅·小弁》二章，“我心憂傷，怒焉如擣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擣，心疾也。”蓋以“擣”爲“癆”或“疔”的假借字。《正義》云：“我心爲之憂傷，怒焉悲憫，有

如物之擣心也。”以爲“擣”用本義，就是“用棍棒的一頭春”。更爲形象而生動。《小雅·巧言》四章：“躍躍兔，遇犬獲之。”《鄭箋》：“遇犬，犬之馴者，謂田犬也。”《正義》則云：“遇犬者，言兔逢遇犬則獲耳。‘遇’非犬名，故王肅云：‘言其雖騰躍逃隱，或適與犬遇而見獲’是也。”《正義》依王肅釋‘遇犬’爲遇到獵犬，是動賓詞組，十分合理。《大雅·卷阿》二章：“伴奂爾游矣，悠游爾休矣。”《毛傳》：“伴奂，廣大有文章也。”孔穎達《正義》：“伴奂之言，與悠游相類。”不從《毛傳》，得到後世學者的贊同。朱熹《集傳》：“伴奂，當與《周頌·訪落》之‘判涣’同義，蓋閒適之意。”

宋代學術提倡思辨革新，自由研究。《詩經》學者，或尊《序》（如呂祖謙），或疑《序》（如歐陽修），或刪《序》（如蘇轍），或廢《序》（如鄭樵、朱熹）。名家輩出，十分活躍。朱熹是理學大師，又是經學家和文學家。他的《詩集傳》廢《詩序》，倡“淫詩”（指有關男女言情的詩）說。訓釋則多祖《傳》《箋》，亦廣泛採用三家及宋代學者的注解，擇善而從，實事求是，有不少超乎前輩的精彩之處。如《國風·正義》：“風者，諸侯之詩也。”《集傳》則云：“風者，民俗歌謠之詩也。”“凡詩之所謂風者，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，所謂男女相與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”《周南·兔置》：“肅肅兔置，之丁丁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肅肅，敬也。”指人。《集傳》：“肅肅，整飭貌。”指網。戴震《毛鄭詩考證》認爲：“《集傳》是也。”《邶風·雄雉》：“不忮不求。”《鄭箋》：“不灾害，不求備於一人。”“求”是對別人言。《集傳》：“求，貪……不忮害，又不貪求於人。”“求”是貪求，對自己言。《周頌·時邁》：“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夏，大也。”《鄭箋》：“樂歌大者稱夏。”《集傳》則云：“夏，中國也。言求懿美之德以布於中國也。”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：“樂之名夏，本取中夏之義。《詩》言‘肆於時夏’承上‘我求懿德’言，宜從

朱子《集傳》謂布德於中國。”《周頌·天作》：“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”《毛詩》：“荒，大也。”此本《國語·晉語四》鄭叔詹語：“在《周頌》曰：‘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’荒，大之也。大天所作，可謂親有天也。”《集傳》云：“荒，治也。言天作高山，而大王始治之。”嚴粲《詩緝》亦云：“治荒爲荒，猶治亂爲亂也。今俗言開荒，即始辟之意也。”今世學者多採用這一解釋。楊樹達《小學述林》卷六：“《說文》一編下《草部》云：‘荒，蕪也。’蕪，謂之荒，墾治蕪穢亦謂荒，古名、動同辭之通例也。”宋代歐陽修《詩本義》、蘇轍《詩集傳》、范處義《詩補傳》、呂祖謙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、嚴粲《詩緝》等，在詞語訓釋上都有不少精彩之處，值得參考。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學者已懂得音近義通、因聲求義的道理，並在實踐中運用。如《周南·桃夭》二章：“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實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蕢，實貌。”嚴粲《詩緝》：“蕢，大也。墳爲大防，鼗鼓爲大鼓……凡蕢同音之字，皆有大義，則蕢亦桃實之大貌。”清代學者詮釋古書，講究因聲求義，音近義通，訓詁本於聲音，宋人實已啓其端倪。

元明兩代《詩經》研究著作 100 餘種，出類拔萃者不多。但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搜羅資料豐富，考證工夫亦深。劉玉汝《詩續緒》、朱謀《詩故》不乏可採之處。《詩經》名物詞撰集和《詩經》音韻研究，元明學者則有比較突出的成績，值得肯定。

清代新漢學興起，自乾嘉道咸以迄清末，《詩經》語文研究專著 200 餘種。詞語訓釋、音韻、文字全面發展。顧炎武、王夫之、毛奇齡、陳啓源、惠棟、姚際恒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焦循、王引之、阮元、胡承珙、牟庭、馮登府、李孫富、陳喬樞、馬瑞辰、陳奐、方玉潤、魏源、俞樾、吳闓生、王先謙等（其著作並見拙著《詩經詞典》附錄），名家輩出，他們的著作成就都高，各有千秋。其中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三十二卷，以《毛詩傳箋》爲本，吸收乾嘉考據成果，逐一考釋 305 篇中的疑難字句，

詳盡細緻，徵引賅博，多有妙解，糾正了《傳》《箋》《疏》不少失誤，爲古、今文兼備的《詩經》研究巨著。如《小雅·小宛》三章：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負，持也。”馬瑞辰《通釋》：“凡物之卵化者曰孚，其化生者亦得曰孚……負之即孚育之，非謂負持之也。《傳》訓負爲持者，持蓋恃形近之譌。《蓼莪》詩‘無母何恃’，《韓詩》：‘恃，負也。’《說文》《廣雅》並曰：‘負，恃也。’負恃亦養育之義，故《傳》訓負爲恃，負之猶育之也。鄭君箋《詩》時，《傳》誤‘恃’爲‘持’，遂以爲‘負持而去’，失其義矣。”《商頌·那》：“萬舞有奕。”《毛詩》：“奕奕然閑也。”《鄭箋》：“其干舞又閑習。”朱熹《集傳》：“奕奕然有次序也。”馬瑞辰《通釋》：“《廣雅·釋訓》：‘閑閑、奕奕，盛也。’盛、大義近，《韓奕》詩《傳》：‘奕，大也。’《說文》：‘奕，大也。’萬爲大舞，故奕爲大貌，閑亦大也……此《傳》‘奕奕然閑也’猶云奕奕然大也。《箋》訓閑習，與《傳》異義。《正義》和而一之，誤矣。”

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三十卷，專疏《小序》《毛傳》，廣採漢人舊說及清代考據學和古文學派的研究成果，融會貫通，深入細緻，探索發明詩詞本義，成爲清代研究《毛詩》成就最高的名著。如《大雅·桑柔》三章：“國步蔑資，天不我將。”《鄭箋》：“蔑，猶輕也。”朱熹《集傳》云：“蔑，滅。”陳奐《傳疏》：“《版傳》云：‘蔑，無也。’蔑之爲無，猶微之爲無，靡之爲無，莫之爲無，皆取雙聲爲訓。”《小雅·小旻》五章：“民雖靡盬，或哲或謀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有明哲者，有聰謀者。”《鄭箋》：“有智者，有謀者。”“謀”爲謀劃。陳奐《傳疏》釋“謀”爲聰明，有智謀。“謀讀爲敏，如《中庸》‘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’，敏或爲謀，即其證。謀亦聰也。”陳氏宗毛，但不盲從。《周南·葛覃》三章》“言告言歸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言，我也。”《傳疏》：“‘言、曰、云’三字同義，或皆訓‘言’爲‘我’，則辭義俱累矣。全《詩》

‘言’字，有在句首者爲發聲，若《漢廣》之‘言刈其楚’之類是也；有在句中者爲語助，若《柏舟》‘靜言思之’之類是也，‘言’皆不作‘我’解。唯此詩之‘言告’，《泉水》之‘言邁’，《彤弓》之‘受言’，《文王》之‘永言’訓‘言’爲‘我’者，當是祖傳訓詁如此。”
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二十八卷，在馮登府、陳壽祺、陳喬樞、李富孫等人著作的基礎上，集三家《詩》佚文遺義之大成。各詩經文仍依《毛詩》。經文下列“注”，臚列有三家佚文遺說。然後列王氏之“疏”。“疏”下依次列《毛傳》《鄭箋》以及歷代學者的見解，詳加疏釋，卷帙浩繁，博大精深，體例繁密，內容宏富，爲同類著作所不及。如《小雅·斯干》三章：“君子攸芋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芋，大也。”《鄭箋》：“芋，當作幬。”朱熹《集傳》：“芋，尊大也。”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：“芋，當讀爲宇。宇，居也。”《集疏》進一步解釋說：“魯，‘芋’作‘宇’……‘宇’之言覆也。魯作‘宇’，正字；毛作‘芋’，借字。”《小雅·節南山》五章：“君子如屆，俾民心闕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屆，極。”《鄭箋》：“屆，至也…如行至誠之道。”王先謙《集疏》：“如屆者，言王不至行政之處，不視朝也，上章‘弗躬弗親’，即其義。君子如至而躬親其政，則庶民弗信之心息矣。”《周南·螽斯》一章：“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振振，仁厚也。”朱熹《集傳》：“振振，盛貌。”王先謙釋“振振”爲“振奮有爲”。《集疏》：“《說文》：‘振，奮也。’《釋言》：‘振，訊也。’郭注：‘振者，奮迅。’《太玄》‘玄瑩’、‘玄文’句並云：‘振，動也。’重言之則曰：‘振振’，言后妃子孫受賢母之教，莫不奮迅振動，有爲之象也。”更合詩意。

總的說，馬、陳、王三先生的書各有重點，就其釋義精審，內容豐富全面而言，都已達到清代《詩經》詞彙語義研究的最高水平。

二十世紀是《詩經》研究發展的新時代。隨着現代科學思維的發展，現代語言學在中國興起，《詩經》語言研究也有進一步的提高。先後出版《詩經》詞語考釋、《詩經》注解、今譯方面的專書近 100 種。劉師培、王國維、林義光、聞一多、楊樹達、郭沫若、于省吾、屈萬里、高亨、陳子展、余冠英、程俊英、黃焯、王禮卿、袁枚等大師、學者的《詩經》研究著作中，都有詞語考釋方面的精彩內容。劉師培《毛詩詞例舉要》（1919）歸納《毛詩》字例爲“倒文、錯序、省文、互詞見意”等二十五類，每類舉例，對認識《詩經》詞彙語義提供了分析方法，無疑是一項貢獻。王國維繼承清代樸學精神，提倡“二重證據法”，將發掘的地下遺物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，求取詞語的真正意義。《豳風·七月》：“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。”《毛詩》：“肅，縮也。霜降而收縮萬物，滌，埽也，場功畢入也。”王國維云：“肅霜，滌場，皆互爲雙聲，乃古之聯綿字，不容分別言之，肅霜猶言肅爽，滌場猶滌盪……‘九月肅霜’謂九月之氣清高顯白而已，至十月則萬物搖落無餘矣。”發前人之所未發。聞一多是詩人、文學家和學者，《詩經新義》和《詩經通義》是他研究《詩經》語義的專著。他把傳統訓詁學與民俗、文化社會學結合起來，對《詩經》中許多詞語作出了生動形象的解釋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如《周南·桃夭》：“桃之夭夭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夭夭，其少壯也。”《邶風·凱風》：“棘心夭夭。”《毛傳》“夭夭，盛貌。”聞氏《新義》：“夭夭，謂棘受風吹而屈曲也。《桃夭》篇‘桃之夭夭’義同。”《邶風·匏有苦葉》：“招招舟子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招招，號召之貌。”聞一多《通義》：“招招，與調調、刁刁聲同，謂舟子鼓楫時身體屈申動搖之貌也。”《邶風·新臺》：“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”《鄭箋》：“鴻乃鳥也。”聞氏《通義》：“鴻讀爲蜚，蜚即蝦蟆，故得誤絀於魚網之中，又得與魚對舉以分喻美醜。”不過新觀點也不一定完全可靠，聞先生後來在《說魚》一文中就放棄了這個觀

點：“我從前把‘鴻’字解釋爲蝦蟆的異名，雖然證據也够確鑿的，但與《九罍篇》的‘鴻’字對照，似乎仍以訓爲鳥名爲妥。”（見聞氏《全集》第三卷 240 頁）楊樹達是語言學家和金石學家，於《詩》義亦多新解。《大雅·江漢》六章：“虎拜稽首，對揚王休。”《鄭箋》：“休，美也。”楊氏《小學述林》卷六：“‘休’當爲賜予之義。”舉金文五例以證其說，至爲明確。《魯頌·閟宮》二章：“敦商之旅。”《鄭箋》：“敦，治。旅，衆。”楊氏《述林》卷六：“敦者，伐也……此言敦商，猶《大明》篇之‘燮伐大商也。”郭沫若是詩人、劇作家、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，他利用《詩經》的材料研究歷史，反過來他的研究更有利於了解《詩經》，匠心獨具。如死去的父母稱“考妣”。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“生曰父、曰母、曰妻，死曰考、曰妣、曰嬪。”郭氏認爲這是戰國以後的說法，春秋以前是“祖妣”相配，“考母”相配。他說：“古人常語，妣與祖爲配，考與母爲配。《易·小過》之六二：‘過其祖，遇其妣。’《詩·小雅·斯干》：‘似續妣祖。’又《周頌·豐年》及《載芟》：‘烝畀妣祖。’此皆‘祖妣’對文之證。《雍》之‘既右烈考，亦右文母’，則‘考母’對文也。金文中其例尤多……‘考妣’連文，爲後起之事。《爾雅·釋親》：‘父爲考，母爲妣’。當係戰國人語。”（《釋祖妣》）于省吾是古文字學家，著《詩經新證》，有不少新見解。《大雅·生民》第八章：“卬盛于豆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卬，我也。”《鄭箋》：“我后稷。”于氏《新證》：“卬，古仰字…《說文》：‘仰，舉也。’仰盛于豆者，舉盛於豆也。”《大雅·既醉》：“孝子不匱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匱，竭也。”于氏《新證》：“匱，本應作遺。遺、墜音近古通。孝子不遺，遺應讀墜…孝子不墜，永錫爾類，言孝子奮勉不廢墜，則永錫爾善也。”《周頌·訪落》：“朕未有艾，繼猶判渙。”《鄭箋》：“艾，數也。”于氏《新證》：“艾之本字應作辭，金文凡言辭，多係夾輔之意。朕未有辭，言朕未有輔。‘將予就之，繼猶判渙’，言予將

就之，而未能合，正自謂其無所輔也。”于氏的新證是很有啓發意義的。臺灣學者王禮卿《四家詩旨會歸》則是二十世紀以來綜合研究《毛詩》和齊、魯、韓三家詩旨、詩義等的惟一著作，精裝四大冊，條分縷析，甚見功力，有人譽爲“經學最後之筆”，並非空言。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。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。現代學者祇要踏踏實實下功夫，努力學習，佔有材料，掌握方法，勤於探索，勇於創新。即使是《詩經》詞彙語義這樣的基礎研究，也一定能推陳出新，做出更好的成績來。

在注釋方式上，朱熹主張向漢代學者學習，注釋必須簡明扼要，注不成文。反對注文長篇大論，喧賓奪主。這自然很有道理，但不能一概而論。某些研究性的著作，牽涉到比較複雜的人物和事實，正文不便一一說明，須要在注釋中交代清楚，就不妨詳細一些。內容決定形式，實事求是，注釋長短並沒有一定的格式要求。

名物詞彙釋是詞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。三國吳陸璣《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二卷，對《詩經》裏涉及的 154 種動植物名稱、形態、性質、用途、產地進行了多方面的詳細描寫，是歷史上第一部研究《詩經》名物的專書。對正確理解《詩經》名物很有幫助。如《秦風·晨風》二章：“山有苞櫟，隰有六駁。”《毛傳》：“駁如馬，倨牙，食虎豹。”據此，“駁”是獸名。孔穎達《正義》引陸璣《草木疏》則云：“駁馬，梓榆也。其樹皮青白駁皴，遙視似駁馬，故謂之駁馬。下章云‘山有苞棣，隰有樹檉’，皆山隰之木相配，不宜云獸。”陸氏釋“六駁”爲木名，上下章一致，顯然是正確的。《魯頌·泮水》三章，“思樂泮水，言采其茆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茆，鳧葵也。”“鳧葵”是漢代名稱，還是不好懂。陸璣《草木疏》：“茆與苳菜相似，葉大如手，赤圓，有肥者，著手中滑不得停。莖大如匕柄，葉可以生食，又可鬻（煮），滑美。江南人謂之蓴菜，或謂之水葵，諸陂澤水中皆有。”把茆的形狀

大小、性質特點和別名都說清楚了。水葵、蓴菜之名，至今仍然保存。

宋元明清到現在，彙釋《詩經》名物的著作達二十餘種。如宋蔡卞《毛詩名物解》二十卷，分爲釋天、釋百穀、釋草、釋木、釋鳥、釋獸、釋蟲、釋魚、釋馬、雜釋、雜解十一類，徵引發明，超過了陸璣《草木蟲魚疏》的範圍。元許謙《詩集傳名物鈔》八卷，考名物，正音釋，旁征博採，條分縷析，於朱、呂、王諸家之外，多採用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及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之說，填補了朱熹《集傳》中的闕遺。明毛晉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》四卷，據後人所輯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依草、木、鳥、獸、蟲、魚之序，按《詩》中出現先後，於陸疏之下羅列衆家之說，別其異同，詳爲解釋。明馮復京（應京）《六家詩名物疏》五十五卷，所稱六家，指齊、魯、毛、韓、鄭箋、朱傳。徵引賅博，間附考證，議論皆有所本。清陳大章《詩傳名物集覽》十二卷，廣輯百家之說，上自諸子，下至明代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評其爲“精核不足，而繁富有餘”。此外，明吳雨《毛詩鳥獸草木考》二十卷，清姚炳《詩識名解》十五卷，清焦循《詩陸疏證》二卷，清牟應震《毛詩名物考》六卷，清徐士俊《三百篇鳥獸草木記》一卷，也都有利於《詩經》名物的考釋。有的將《詩》中名物繪爲圖版。南朝梁有《毛詩圖》三卷（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），唐代有《毛詩草木蟲魚圖》二十卷（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），均已失傳。現存者有清徐鼎《毛詩名物圖說》九卷，一鳥、二獸、三蟲、四魚、五六七草、八九木。上圖下說，有圖有說，文圖並茂。日本岡元鳳《毛詩品物圖考》七卷，爲草、木、鳥、獸、蟲、魚繪圖 211 幅，一圖一物均作簡明考證。北京中國書店 1985 年有影印本。今人陸文郁《詩草木今釋》，說明《詩經》中草木的種類、學名、異名、形態、產地、用途等，書前附有植物圖版 12 面。臺灣潘富俊著、呂勝由攝影